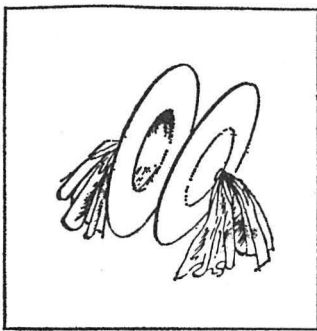


聲聲聲聲
聲聲聲聲



聲聲聲聲
聲聲聲聲

主編先生：

書評書目第七十九期上有篇——「書」的擴展——文章，末尾說：「於是從這期開始，……，影評、劇評、畫評、樂評……等藝文活動均將包括在內，好讓我們共同來品評這部大自然的書。」第八十期的同聲欄有人直率地指此舉似有「不務正業」之嫌；而編輯報告所作的解釋是：「本刊做此改變，曾經深思熟慮，猶豫者再，迫於經營維艱，也寄望於更大的成長，終於做此弦更，……。」問題在這樣做行得通嗎？能達到預期的水準嗎？訂戶和零售的數字會不會顯著增加呢？

開拓刊物的銷路絕對需要，把「書」字擴展為大自然、社會、人生，皆無不可。彷彿有些鄉村的雜物店兼售獸肉、魚蝦、鷄鴨，儼然小型菜市場和百貨公司，稅捐等機關不會干涉，頂多讓老闆多上點營業稅而已。雜誌裏面也有綜合性的，例如那份世界馳名的月刊，其中載趣譚、名人軼事、雋語、字辭辨正、智慧測驗、國際局勢、政治經濟、工商報導、旅遊、驚險奇遇、醫藥衛生、教育、婚姻、家庭、宗教、心理學、自然科學、性教育、青年問題、傳記、書摘。這

些內容告訴我們，要綜合就得通俗；學術性的專業性的綜合了可能更不暢銷。

此點不妨拿集郵期刊來作例證。目前此類刊物未必文圖俱茂，一律不付稿酬（包括郵總供稿在青年戰士報不定期刊出的集郵版），和刊方意不在斯為主因。它們賴以生存的是那通信拍賣目錄。臺灣區的郵商兩千以上，集郵人約十二萬，一個個牽掛着票品的時價，都做了當然訂戶。所以沒有一位發行人在錢鈔文稿外企圖刊登火柴盒、香煙畫片、風景明信片、貝殼等文圖稿件。

以上的分析假設不太離譜，即已明顯指出，書評書目求發展必須取得讀者的粘着力。待討論的是此項粘着力以什麼製成以及如何製成。

首先要斟酌的是其綜合性複雜到什麼程度？書之外尚包含影劇、美術、音樂，抑單單從書出發？前面說的那份文摘性月刊，有中文版，臺灣區的銷路最高，封底印TW二字。其餘尚有東北亞版、東南亞版。分版源於廣告及政治上的忌諱。他們的稿件譯自本土版或國際版，故爾慢一個月。粗粗看似乎編輯很好幹，只要加強譯文信、達、雅就成啦。然而精通英文的

名譯家每每譯不出簡潔鮮活的語句，這繫於他們日讀英文，早以英文思想，不知不覺把中文的韻味忘却嘍。較易出錯的是非淺譯的中文稿。此雜誌常吹擂其審查文稿內容的正確性如何慎重，「外文版」不免省掉審查的一關，而任由編輯先生自由心證。例如有次刊出一篇介紹八大山人畫藝的文圖，其間居然偽畫過半。書評書目兼刊影劇、美術、音樂批評和活動的文稿，有無足夠的專任編輯和採訪者？如果某期掲載名家談書法、篆刻的宏文，訂戶是否穩定隨即增加若干？

今日刊物的動輒萎靡不振，首在一般讀者「無它不少」。儘管大家愛看電視、愛置酒櫃，為文憑、職業、研究、寫作、消遣等讀書的人仍然可觀，為什麼不學孩子捉知了一般，多弄些松膠把學生、學者、作家、出版人、書呆子一一粘過來？尤其是學生、教師、作家，一百個人中抓一個長期訂戶，想不至於太難。

下面是下走建議增闢的七個專欄——

(一)小小書評。書評刊物不可能每期刊登大量書評，但壞書確實多得驚人。例如某先生不懂聲韻學、反切、詞性，且不認識注音符號，也敢編大辭書。林語

堂博士指責其錯誤，當作耳邊風，並且再編一部辭典示威。當真辭書純粹是剪刀、漿糊的產物嗎？×部某出版社資本雄厚，出版大批中學生寫的小說，像垃圾一般在各書展場搬來搬去。某辭書說，國語無英語的Y（KK、萬國音標的j）音。人僅僅是這顆藍色星球上數十年的旅客，怎能這般忍心害理！若逐一揭發，對學子誠屬無量功德。文稿可不拘字數，百十字、數百字咸宜，以表格形式排版。

(二)寫作技巧的檢討。有些財迷型的作家一鷄四吃，變成文不加點的製稿機器，結果謬誤百出，甚至從頭到尾只是作者一人腔調，寫抗戰期間做漢奸的人在淪陷區也口口聲聲「鬼子」。賭徒稱自己和自己那夥人是賭徒。這些疏忽對習作者有壞影響。取表格式排版為佳。

(三)譯評。弄翻的人越來越多，藉幾本辭書和數部文法作工具，鬧出無其數的笑話。其中不少為普偏性缺失，擇其富代表性者發表，對讀者、譯者皆可受無窮之惠。可以說，劣譯來自譯評的荒蕪，不在這方面加強，翻譯風氣恐怕就這樣烏糟糟下去了。

不錯，尖銳的批評很討人嫌（有一位劇評者，在

未入義大利修電影導演學位前慘遭老虎劇隊隊員修理），那麼把書名、著作人的名字隱略掉，維持其金光燦爛的尊嚴吧！反正批評的目的並非剝除泥偶身上的光彩。

(四)書摘和書介。即使旁的什麼事都不做，我們也不能把想讀的書統統讀完。這是書摘產生的由來。但我們難以期求書摘像太空人吃的那種濃縮食物，而係重點的採擷。非文學作品宜出之書介方式，小說摘縮或錄數片段供讀者鼎嘗。此項書摘（介）最好每期刊出十篇，由專家摘寫，書必須為深具價值且不過於專門或低俗者。每篇長三五千字即足。

(五)為論著編索引。我國學人將一部著作完成，常常忽略了讀者，故索引多付闕如，或隨便來個專有名詞的索引了事。例如一部寫作理論性的著作，從目錄上看，談結構、人物、……，而無一章或一節論及主題。因為主題為作者思想、意識的自然流露，近世的文學理論家不喜討論此一課題。然而無論著者如何不重視主題，它必定無法確實隱藏。一位細心的負責的索引編製者，會像貪心的淘金客，不放過每一粒砂。沒有索引的論著如同沒有地圖、羅盤的將軍，不一點

一點搜索即無法行動。

調製索引是一件異常枯燥的工作，不過倘若讀者對此一學科內行，拿紅筆隨讀隨勾，書讀完，索引也初步告成。真正的書呆子，能够在卡片櫥裏找出曹雪芹對文學看法的記載。

論著讀者需要索引，如大旱之望雲霓。如果書評書目每期刊出五六部書的細密索引，銷路增加數百冊當屬最保守的估計。

以上這些專欄積成一個數量，尚且可以整理成一部部單行本出版。

餘外再開闢兩個服務信箱。

(內)學生信箱。今天的學生最可憐，他們為家長讀書，他們為學校讀書。大部分的書店靠他們買「參考書」生存。而「參考書」封面上也許印了一位漂漂亮亮著述者的照片，裏面却屢屢連英文的中譯也未臻起碼的通順，並且死抱著中文的問號用法與英文稍有不同。實際上乃此人分不清何處係國人的問號濫用。東語系的學生，所用的課本不乏中譯部分傾向有字天書，……。越是差勁的老師越喜歡推銷自己「著」的補充教材，乖學生保證學分不落空，至於發音的正確與

否則無關緊要。學生的難題，迫切需要一塊救生的浮木載之抵達安全彼岸。只要圓滿解答，那位解答者的頭上馬上轉起光環，是多少金錢也購買不到的宣傳效果。

(乙)出版信箱。有人想出書，捧着一疊剪報或原稿四處轉，不知道找誰出版。最後只好籌錢自費印行，十個有九個被印刷廠大敲一筆竹槓。還有人發了財，想印回憶錄一類的出版物，而尋不着協力者。我們衆多的出版社有些難得出書，或者已經停止出書，大可替這些人服務，書評書目扮義務紅娘的角色想是最適當的。再如出版社徵資、徵才、徵稿、……。

有些刊物為讀者服務需貼服務印花，每期在固定的頁次上角印一枚「某月服務印花」的圖紋。總之，辦雜誌能獲致許許多多的人喜愛、關心、參與和受益，就正在向成功的坦途跨大步前行了。

專此拜陳，順祝

編安

讀者 婉塵 上

六八、十二、十二

編輯先生：

拜讀八十期書評書目亮軒先生之「我們不同」長文，對於亮軒先生精闢入裏的分析感到敬佩，對臺灣目前出版業面臨的困境表示關懷。亮軒先生重視統計資料，這使得該文言之有據，但是有少數地方筆者有點疑問，想提出就教亮軒先生。

文中提到用紙量的問題，「每一位國民每年平均消耗的紙張，有十幾公斤，一家人便是幾十公斤」（四三頁）。不知亮軒先生根據的是那年的資料，筆者查過臺灣省政府發表的每人每年用紙量，民國六十七年已達五十四公斤，佔亞洲第二次，僅次於日本的一三七公斤。數字有相當大的出入，可能是年份別不同，要不便定義不一樣。

亮軒先生提到書後做廣告，介紹別的書之問題，認為是「臺灣出版業特有的現象，在其他國家中見不到，恐怕這樣做也於法理不合。」也許有點言重了，儘管當初買的是書而不是廣告，但是這種廣告對讀者而言，不也是一項額外的服務嗎？買一本書如果覺得不錯，可以依書後之目錄找另外有興趣的書，不必去翻閱特定的目錄，對於書的購買風氣當有些許刺激作

用，筆者便是常翻閱書後目錄的人之一，當然篇幅太多又計入成本，對於讀者是不公平的，但是訂價時如不計入此部份的成本，便純屬服務性質了，國外的類似情況不是沒有，只是介紹的書往往只有少數幾本，而且大都印在扉頁上，不像我們那麼佔篇幅就是。

筆者學的是經濟，對於出版業是外行，但是對亮軒先生的「『辦辦出版社』是中國人特有的嗜好，大概對於文化依然保有一份嚮往之情吧？嚮往文化最好的途徑是多讀書，不是辦個出版社多出書。」保持存疑的態度。今天我們的出版界登記的出版社固然已有一千七百家左右，但經常出版發行書籍者不到五百家（中華民國出版年鑑），在這些當中常與一般讀者有關係的恐怕不到一百家。筆者以為出版界的榮衰，出版社的設立，主應視市場的情況而定，如果有好的市場，換句話說，即有好的利潤率，才會導致趨之若鶩，爭相設立出版社的現象，為了「嗜好」而設出版社的人士不是沒有，但絕不會太多，社會的讀書風氣斷非一日可形成，這牽扯的問題太多，但是如果有人真的想辦出版社出書，以「嚮往文化」，筆者認為也是好現象，沒有澆冷水的必要，因為今天炒股票的人比

比皆是，圖暴利之念頭誰無？辦出版社對社會的貢獻算相當好了，如果他能支撐下去，是他個人的成功，也是社會的福利，這是筆者的淺見。當然出版界不會有太多的「唯利是圖」，誠如亮軒先生的看法，可能包含相當堅定的信仰與強烈的使命感，但是出版界有本身的競爭，自然免不了優勝劣敗的法則，這種競爭有其存在的價值，如果失去這股壓力，出版界不可能進步。

筆者一直有這種感覺，便是出版界（包括公家機關的出版與圖書機構）不太重視市場或有關方面的統計調查。亮軒先生能引用日本國民每年讀書的數量，我們的情形又如何呢？我們的出版界，各種書籍的銷量如何？閱讀對象如何？寫作的市場如何？待遇如何等一直沒有受到重視，如果我們重視文化建設，這些均是基本的必要資料，不可忽略，但是在今天的出版界不僅此類資料付之闕如，讀者也不很重視這類的努力，書評書目「書評索引」的取消，「出版與研究」的改成報紙式不正表示讀者的不重視此類必要資料？無論如何，讀者或出版家及作者對出版界均應付出更多的關懷，像亮軒先生這類的文章，值得我們欽

佩，更應鼓勵撰寫，我們正高喊要創造「精緻文化」之際，出版界的繁盛與否，應是我們須投入最多心血與關懷的一部分。

林富松 敬上

一九七九、十二、十

簡社長鈞鑒：

欣見少年合唱曲錄音帶的發行，個人覺得萬分的欣慰，因為這一項鋪路的工作，不僅對未來少年合唱編曲方面有所助益，同時更直接影響到我國音樂教育。起步是難的，能够不畏懼當今錄音公司在市面上的氣焰，個人對您，致以十二萬分的謝意與敬意，相信在您帶領創新的決策下，我國的樂教事業必有光明的遠景可待。

常言道：「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」，而藝術情操的培養，更是道德水準提高的直接利器。然而藝術此物，非但只是技巧的發揮而已，而是要化於中，動於外，達到改變心性的意義，此才能稱做是止於至善的境界。換言之，奠定一個人格品貌的最高標準，當然是化育之功，因而注重幼兒教育，進而關心青少年

心性的發展，漸長漸大，如此培育出來的人才，日後才能擔國家的大任，受社會之大用，這些都是我們不容忽略的事實：近三十年來，音樂教育雖然都已有了嶄新的進步，奈何對青少年樂教方面的關懷仍形欠缺；以至於兒童無歌，少年無歌，有的話是愛恨交接慘戚戚的悲調，不然就是舊歌新唱，把三十多年前的古老歌曲，在青少年的教科本上，又一遍遍的影印，音符沒有改變，內容也沒有革新，這些老歌，或許是時代背景的不同已經有太多的差異性，而市面上遍街流行的歌曲，又豈能對我們新生一代的孩童，有所幫助呢？過去我經常到全省各地主持合唱研習會，以及擔任合唱比賽的評審，教材的缺乏是我們一直公認的事實。

現今，由於簡社長的贊助支持，以及作曲家游昌發先生的投入，使得這一卷少年合唱曲錄音帶的製作得以完成。於歌詞方面簡易明暢沒有贅牙不順的阻礙；於曲調方面經由當今專家李振邦、游昌發、馬水龍、沈錦堂等人的通力合作，作出孩童少年所易於接受的曲調，誠屬難能可貴，因而個人建議，不妨將此錄音帶大力推廣，介紹給中小學各校的音樂老師，加強中小學生對這些歌曲的熟悉與認識，我相信這是推廣青少年樂教事業最爲便捷的途徑。

敬頌

社運昌隆

弟戴金泉 啓

十二、十四

書是人生錦囊，亮軒的故事是什麼錦囊妙計呢？請利用本刊後附之劃撥單，到離您最近的郵局去辦個手續就知道了！連手續費都不必付的——讀書就有這麼好！

一個讀書的故事

亮軒 著

30元